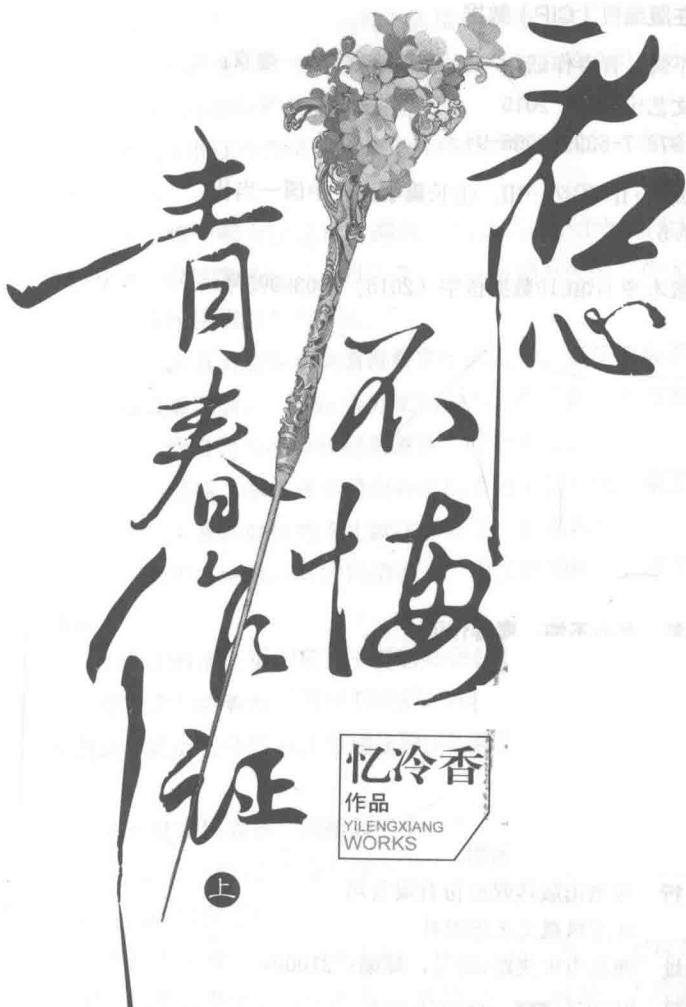


人生只缘初相见。
她冰雪聪明，南地大药师。
他冷酷俊逸，北地少年军神。

——
她：“以后我喊你叔叔还是哥哥好呢？”
——
他深邃的眼睛一亮。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心不悔，青春作证：全3册/忆冷香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7005-9
I. ①君… II. ①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9995号

书 名 君心不悔，青春作证
作 者 忆冷香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悦
责任编辑 姚丽
文字编辑 崔悦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1/16
字 数 700千字
印 张 45.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005-9
定 价 79.80元（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上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1
吾家奇女初长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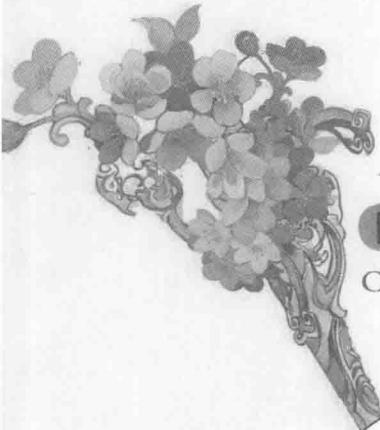
第二章 40
因缘际会获封大药师

第三章 70
身世之谜引潭州奇遇

第四章 111
一家有女百家求

第五章 144
险中富贵英雄与谋

第六章 191
世事变幻潭州风云



目录 中

C O N T E N T S

第七章 235

刁蛮病皇子入住侯府

第八章 271

功高封爵举家迁长安

第九章 309

妙龄贵女国都趣事

第十章 338

九死一生一字并肩王

第十一章 388

如歌岁月我终于等到你

第十二章 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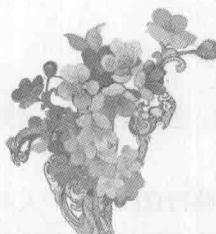
药术精进克疑难杂症见奇效

目 录 下

C O N T E N T S



第十三章	473
医药术大比一雪前耻	
第十四章	505
十里红妆灯火夜微明	
第十五章	544
玉佩之谜牵天赐姻缘	
第十六章	581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第十七章	630
十分好月照人圆	
大结局	680
焱王府喜添三郡王	
番外	693
后记	717



第一章 吾家奇女初长成

寒冬腊月的早晨，潭州浏阳县的天空飘起细细的小雨，雨里夹着星点的白雪，山林的野兽冻得躲到巢穴里不敢出来。

乡村土路人来人往，穿着蓑衣打着油伞的村民兴高采烈地忙着进太和镇采购新年所需的物品。

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李老实内穿青色长袍，外罩棕榈叶织的厚蓑衣，推着堆满物品的独轮木车从太清观后门悄悄地出来，在官路上走了十里，过了三岔口进入太和镇，遇到几个熟识的村民，打了声招呼便急急往家奔去。

李老实大名李长生，曲家村人氏，今年二十岁，现在在方圆几百里鼎鼎有名的太清观当俗家火工。

他十岁就进了太清观打杂干粗活，包吃住每月只得几十个铜板。

后来他跟着堂客（老婆）学会识字、算数，在太清观升职做了伙房账房，包吃住，每月一两二钱的银子，逢年过节还能得许多的吃食。

他自小性格内向，老实本分，从不撒谎害人，在太清观这个人精扎堆的地方待了十年仍保持着本色，道士们给他起了个“李老实”的绰号，也不欺负他。

“哥哥！”

“爹！”

两个穿着青衣、身高相差不多的幼童兴奋地叫嚷着从村子里跑出来。

个子略高长着圆脸粗眉虎目红唇的幼童叫李云青，是李老实的儿子，今年六岁。

个子略低长着瓜子脸丹凤眼粉唇的幼童叫李去病，是李老实的幼弟，今年五岁。

这对叔侄只相差一岁，当侄儿的倒比做叔叔大一岁。

李老实手里推着独轮车没停下，想到家里面世上最亲的两个女人，笑着问幼弟道：“娘跟你嫂子都可好？”

李去病两条小腿跟着独轮车跑，急急地答道：“娘很好。嫂子的肚子好大，像是塞了个大木盆。”

李老实的家在村尾，独轮车一路行过四十几户人家，这才到了。

曲氏在家里等了一上午，听到李去病叔侄的叫唤声，赶紧出门相迎。

曲氏曲珠是李老实的娘，今年三十八岁，身材高挑，皮肤微黑，圆脸大眼，盘着简单的髻，穿着藏蓝色长袄长裤，看上去很健康，精神奕奕的。

贺氏也要跟着出去，被曲氏拦住了。

贺氏贺丽怡是李老实的堂客，年龄比他大三岁，今年二十三岁。

年底太清观香客非常多，李老实已有一个月未回家，略有些激动地高声道：“娘，天下着雪，你快进屋，我把东西卸在杂房就过去。”

他估算着日子，这几天堂客就要生了，他又要当爹了，心里很是兴奋。

曲氏笑问：“今年观里给了你什么？”

李老实把独轮车推到了杂房门前，回头道：“娘，观里除了去年的吃食、香烛，还给了十斤白面、五斤干枣、四斤香油、三斤红糖。”

“这合起来得值五两银钱。”曲氏笑意更浓，麻利地给二儿子、长孙打掉身上的雪，跟大儿子道，“东西我来卸，你脱了蓑衣去见怡妹子。”

她的这个儿媳妇是由她夫君在北方做生意捡回来的，来历不明，但是长相漂亮，温柔懂礼，会识文断字，还有一手好绣活，把村里的堂客妹子甩出几里，比县城里富贵人家的小姐也强上几分。

她本性善良，就算没有夫君叮嘱的“将儿媳妇视为己出”，也会对儿媳妇好。

她干家务活麻利又好，儿媳妇怀孕期间，儿子不在家，她体谅儿媳妇不易，就把所有的活都包了，让儿媳妇安心地养胎。

李老实的心早飞进了堂房，却不肯让曲氏受累，三下五除二把独轮车里的东西都卸到了杂房。

贺氏望着夫君被冰雪冻得通红的脸，柔声唤来儿子道：“你去盛点热姜汤给你爹喝。”

她个子比曲氏还高，皮肤粉白，长脸杏眼，唇红齿白，容貌清丽，长发如墨，梳着简单的偏髻，只戴一支镶银鱼形桃木钗，穿着深绿色宽大的棉袍，腆着比同期寻常孕妇大一倍的肚子，也难掩与生俱来的典雅气质。

李老实的眼珠落在贺氏脸上就转不了，只知道呵呵地憨笑，无意中低头瞟到了贺氏大得吓人的肚子，惊得心里一跳。

贺氏当年怀李云青时，肚子可比这小多了，就这般生产时仍痛得叫了一夜。

如今贺氏肚子如此大，生产时会怎样？

他的脸上顿时没了笑容，下午就急急返回了太清观，向观主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求到了一封亲笔信，而后步行三十里去把太明观医术高明的观主子风道姑请到家里。

两日后的半夜，贺氏下身见红，开始发作阵痛。

子风道姑带着一个徒弟女道姑，守在贺氏身旁，一个时辰后给她接产。

第一道晨曦划破黑夜照亮大地时，产房里传出响亮的婴孩哭声。

没过一会儿，又一声极为响亮，甚至可以说是震耳欲聋的婴孩哭声传出来，直接盖住了前面婴孩的哭声，把曲氏听得欢喜得直朝四方拜谢道教各路神仙，嘴里念叨：“他爹，儿媳妇又给咱们家添了两个康健的孙孙。”

子风道姑是个急脾气，忍不住高声解释道：“女施主，你儿媳妇生的不是李生子，而是龙凤胎。”

曲氏先是一愣，两个婴孩哭声响亮，特别是第二个，哭声能把房顶给掀了，哪个是细妹子呢？她反应过来笑意更浓，扬眉道：“他爹，儿媳妇生的竟是吉祥如意的龙凤胎。太好了，这下子咱们孙子、孙女齐全了。”

子风道姑这才笑道：“女施主，你二孙子四斤七两，小孙女四斤二两。”

曲氏道：“多谢仙姑！”

“嫂嫂给我生了个小侄女。”

“我有弟弟妹妹了！”

睡在最西边卧房的李去病叔侄听到喜讯，兴奋地站在木床上蹦跳大喊。

曲氏赶紧给累得虚脱的贺氏端去鸡汤，又派李去病叔侄去给住在同村的娘家哥哥报喜。

曲氏唯一嫡亲的哥哥曲快手夫妻俩提着两只鸡、十斤肉、十斤蛋来贺喜时，子风道姑已经带着徒弟走了。

远远地就传来曲快手豪迈的大笑声：“妹妹，恭喜你得了孙子孙女。”

曲快手大名曲福，今年四十七岁，比曲氏整整大了九岁，身材粗壮高大，个子比同村的壮年男子高一头，皮肤黑糙，方脸扫帚眉，生着一双目光犀利的虎眼，鼻梁高嘴唇厚，看上去是个厉害角色。

曲家村的村民九成都姓曲，曲族祖祖辈辈从未出过秀才，更别说举人、进士，一直都是贱籍，混得最好的也就是在县衙役当差。

曲福这一脉在县衙当刽子手，专门负责砍掉死犯的脑袋。大概是砍人头凶气太重，代代都是单传。直到了曲福爹这里，除了曲福，多生了个女儿曲珠。

看曲珠的名字就能想到掌上明珠，可以想象多得曲福爹的宠爱。

可惜曲福爹贪酒如命，曲珠八岁时，他喝醉酒摔到小水沟里溺死，曲福娘夜里做梦梦到他砍人头，没两年也跟着去了。

曲珠就由曲福夫妻带大。

曲福子承父业继续当刽子手，因为手快刀利，百姓观看时只见刀光一闪，死囚犯的人头就滚落在地，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快手。

曲快手的家原本安置在县城，十几年前新朝替代旧朝，各地大乱，县里的县令逃跑

了，县衙被流民砸了。

他失业没了收入，郁郁寡欢地回到曲家村，靠着妹夫赠的银子置了些地当回农民。

新朝皇帝登基，在浏阳县重设县衙，县令派人召回曲福。曲福为了儿孙以后能够参加科考，推辞没去。

如今曲福家里有良田三十五亩、旱田十亩、果山两座、鱼塘一口，就算遇到旱年，收成也足够家里吃用。

曲氏从厨房里出来，脸上洋溢着喜悦，笑道：“哥哥、嫂嫂快堂屋坐。”

产房就是卧房，已经收拾干净利落了，空气里没有血腥味，而是飘荡着淡淡的檀香。

曲快手的堂客邓氏面带微笑地站在床边，望着包裹得像粽子一样躺在床上睁着星辰一般亮的眼睛不哭不闹的小婴孩，夸赞道：“这个皮肤雪白头发浓黑的漂亮娃是细妹子吧？刚生下来就睁开眼睛了，瞧着聪明乖巧。”

贺氏虽累却是喜滋滋的，答道：“舅娘，她刚生下来可闹了，哭声比她两个哥哥合起来都响，现在怕是哭累了没劲就显得乖了。”

她看着女儿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惹人疼的小模样，看看二儿子眼睛紧闭着像小狼一样吮吸着奶水，再想着大儿子活蹦乱跳的顽皮模样，内心充满着幸福。

多年前她家破人亡关在囚牢时，哪会想到有一日能够儿女齐全生活安逸。

李家虽是外族，但是李家住着青瓦白墙大房，不说李老实的爹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商人，就说李老实在方圆几百里声势显赫的太清观当账房，身份收入都比曲族许多人高，由不得曲族人低看。

何况李家的当家主妇曲氏是个人缘好的人，又是富农曲快手的妹妹，曲族很多家都跟李家有人情上的来往。

三天之内曲族三十几家都送来了贺喜的礼物，堆满了杂房。

很快过完上元节，两个孩子满月头一天，邓氏就叫来儿媳林氏、孙媳邓氏帮忙，曲氏又请了三个交好的姐妹，炸了豆腐丸子、鱼块，剁了肉馅，洗好菜蔬。

次日李家摆了十六桌满月酒宴请送了礼的亲朋好友，两个可爱的小婴孩戴着虎头帽，穿着红衣红裤被曲氏、李老实抱了出来。

曲族长着山羊白胡子七十多岁的老族长喝了一碗太清观特酿的纯香米酒，脸色通红，毫不吝啬地夸赞道：“你家的细伢子、细妹子长得可真俊美，把村里的都比下去了。”

李老实憨憨地笑着，道：“长得像我堂客。”

曲族的一个妇人咽下嘴里香喷喷的肥肉，高声问：“你堂客呢，怎么不见她？”

李老实答：“曲婶，我娘给我堂客做大月子，休息四十五天。”

那个妇人一脸的羡慕，道：“你娘待你堂客似亲生女儿。你堂客真是命好。”

贺氏待在卧房里浑然不知被村里许多妇人羡慕，担心外面天冷婴孩冻着，叫小叔子跟长子把他们抱回来。

长子李云青一夜之间仿佛长大了，没有以前那么顽皮了，还帮着她给弟妹换尿布。

她给一双儿女喂了奶，目光溢出幸福。

她亲了儿子粉嘟嘟的小脸蛋一下，抱起了身上带着奶香味的女儿，迎着她星辰般闪亮纯真的大眼睛，自语道：“宝贝的眼睛真亮，以后就叫晶晶。”

女婴长长的睫毛眨巴，露出惹人疼爱的甜美笑容，这时男婴哭了，贺氏扭头去瞧，错过了女婴目光里的兴奋。

原来女婴的小身体装着来自异世的灵魂。

她前世的名字就叫李晶，没想到这世又得了这个名字，自然激动。

转眼两个婴孩过了百日，天气进入初夏，过了热闹的端午节，一日夜里下了一场小雨，次日黎明李老实就推着满载物品的独轮车急匆匆回了家。

他端午节前回来过一次，贺氏没想到才过几天他又回来了，惊喜地抱着嘴里咿咿呀呀的李晶晶迎上前。

李老实接过非常乖的李晶晶，笑呵呵地在她小脸蛋上亲一口，额头轻蹭她的鼻尖，笑问：“晶妹子有没有想爹？”

李晶晶望着年轻且神采飞扬的便宜爹，没牙的嘴微张，露出招牌式可爱的笑容。

李老实抱着李晶晶请了曲氏进了卧室，低声道：“娘，爹托人给我捎来一封信、一个锦盒。信上面说锦盒里面有三百两银票给您，一块玉佩给晶妹子。”

曲氏眼睛瞬间精亮，激动地道：“你爹有没有说何时回来？”

李老实道：“爹说原本今年要回来看看霄伢子、晶妹子，可是商铺的事太多走不开。”

曲氏掩饰不住失望之色，目光有些呆滞，喃喃道：“又不回来。唉，只要你爹平安就好。”

李老实左手抱着李晶晶，右手从怀里夹衣口袋掏银票，慎重地道：“娘，这是银票，您收好了。”

曲氏仔细数了数银票，一共六张，加上以前捎来的银子，足有一千七百两，足够一家人生活一辈子。

她把银票收到床铺下的铁盒子里，眼睛又恢复了光彩。

贺氏善解人意地道：“长生，你把爹写的信给娘念念。”

李老实憨笑着点头，从怀里摸出信单手握着，声音洪亮地念了一遍。

曲氏听到信的最后一句“你娘受累，你好好守护她跟你弟弟”时，偏过头去，眼角落下两行泪水。

小夫妻把信留给了曲氏，抱着李晶晶，又把躺在堂屋摇篮里哭得惊天动地的李云霄抱上，回了自己的卧室。

李老实打开巴掌大的红木锦盒，里面静静躺着一块一寸高半寸宽的白色玉牌，神奇的是牌子里隐现一尊观音瓶。

贺氏幼年时见识过不少珍贵的玉饰，忍不住夸赞道：“好一块古玉牌，不带半点杂

质，内藏观音瓶惟妙惟肖。爹爹不知哪里得来的宝贝，咱们的晶妹子戴着它定能平安长大。”

李老实望着贺氏笑靥如花的脸，忍不住凑上前亲了她额头一下。

李晶晶注视着古玉牌，余光瞟到贺氏脸红了，心里大笑娘的脸皮真薄。

贺氏找到红绳穿过玉牌给李晶晶戴在脖子上，并未注意到古玉牌在沾到李晶晶娇嫩的肌肤时，里面的观音瓶闪过一道金光后消失了。

待到夜深人静，李晶晶拿起古玉牌借着月光细看。

古玉牌比她的一只小手还要大，玉面光滑，应该曾经被人佩戴多年。

她看了一会儿，没找到观音瓶，心里正犯嘀咕，突然间眼前一亮，竟是站立着置身于一片白雾茫茫空旷无边的天地之间。

白光闪过，一只三尺高的长耳红眼雪白皮毛的兔子嗖地出现在她的面前，把小小的她吓了一跳。

兔子胡须微动，前爪抱起如人般作揖，声如小童，清脆似泉水，悦耳动听，激动地道：“药兔见过主人。”

李晶晶后退两步，仰视巨大神奇的兔子，问道：“请问这是哪里？”

兔子两颗雪白的兔牙露在外面，笑答：“主人，此处乃是回春药府，您是第一位主人。”

“回春药府是什么？”

“回春药府是仿造观音瓶的仙器，内有回春灵水，配合药材，能制出医治百病的灵药。”

李晶晶心里十分震惊，疑惑地道：“我怎么成为回春药府的主人了？”

兔子耐心解释道：“回春药府藏匿于古玉牌之内，只有药术高超灵魂强大的有缘人才能开启。您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佩戴古玉牌时，就被回春药府自动认主。刚才您心里默念观音瓶，回春药府就把您请进来了。”

李晶晶恍然大悟，笑道：“古玉牌内藏回春药府，也是件奇宝。”

兔子见李晶晶没有害怕生气，欢喜地再次作揖，道：“主人，古玉牌不是奇宝。回春药府一旦离了古玉佩，古玉佩就失去灵气跟寻常的玉佩一样了。”

李晶晶环视四周无穷无际的白雾，狐疑道：“回春药府就是这个样子？”

兔子摇摇脑袋咯咯笑了几声，道：“主人，这里只是回春药府的大门，小畜带您去里面瞧看可好？”

李晶晶点头。兔子施法术将她放在了背上，驮着她几个呼吸间就飞出了白雾，来到一个视野开阔的新天地。

蓝天白云，两座几百丈高的青山巍峨屹立，一条宽达五丈的清澈河流从两山之间穿流而过。

略高的青山山顶，一只巨大的白玉观音瓶倾斜二十五度，瓶身上有三个金光闪闪的大

字：回春瓶，瓶口源源不断地流出冒着白雾的灵水，落至山底形成落差几百丈的瀑布，哗啦啦的水流声显得天地灵动。

河流就是回春瓶的灵水所形成。

另一座青山半山腰隐见一排排茅草盖的房屋，深绿的树林里有几百个窜动的白点，孩童的笑声从那里传出来。

兔子驮着李晶晶刚落到了唯一的青瓦屋门前，几百只皮毛雪白的兔子从不远处的树林里蹦出，海潮般涌至。

李晶晶跟兔子被几百个热情似火的小兔子紧紧包围了起来。

李晶晶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可爱的白兔，它们最大的体型跟猫一样，最小的只比苹果大一点，有的如同人般站立，有的伏在地上，都用红色的眼睛激动地望着她。

李晶晶忍俊不禁地问道：“它们跟你一样是药兔？”

兔子眼珠一转，自豪地道：“主人，它们跟小畜一样是药兔，不过它们的修为比小畜低很多。”

李晶晶伸手抚摸兔子毛茸茸的皮毛，问道：“药兔跟普通的兔子比起来，有什么不同？”

兔子伸出粉红的舌头舔李晶晶的小手，答道：“药兔是由回春药府的灵气凝结而成，靠吃回春瓶里的灵水修炼。这些小药兔会种药草、养药兽、制简单的药，小畜除了种药草、养药兽、制药，还会小法术。”

“你真厉害。”李晶晶双手抱着兔子，笑道，“我前世有个神话传说，有个仙女叫嫦娥，她有一只整天拿着棒槌捣药的可爱玉兔。”

兔子非常激动地叫道：“主人，回春药府赠给小畜的灵器就是捣药棒槌。”

李晶晶面前半空浮现出一根一尺长的闪着银光的木头棒槌，她惊讶道：“原来你也有一根捣药棒槌。”

几百只小白兔相互对视，都从耳朵里取出一根木头棒槌，两只前爪捧着举高过头，让李晶晶瞧看。

李晶晶捧腹大笑，道：“原来你们都有一根捣药棒槌。回春药府难道是嫦娥仙子造的吗？”

兔子跟着呵呵傻笑，耳朵胡须都在抖动。

李晶晶心里很喜欢兔子，抱着它道：“你以后别自称小畜，我给你起个名字叫玉玉。”

兔子张开两只前爪拥抱李晶晶，笑道：“谢谢主人给玉玉起名字。”

李晶晶又给几百只小兔子起了名字，都姓玉，按着大小，从玉一排到了玉三二七。

药兔待在回春药府无数年，如果李晶晶不进来，它们就会一直等下去。

李晶晶来了，它们就成了有主的药兔，对于灵气形成的它们来说，有个主人是莫大的荣幸，何况这个主人温柔，脾气也好。

李晶晶骑着玉玉去半山腰，身后跟着一群小药兔，等看完了茅草屋，便去另一座青山观摩回春药府的至宝——回春瓶。

回春药府的灵水都来自回春瓶，天上的云、大门、白雾也是回春瓶的水所化。

李晶晶仰视着高达十丈的回春瓶，仙玉制的瓶身散发出浓郁柔和的灵气，让她心情澎湃，忍不住张开双臂拥抱它。

她前世一开始时学的是药剂，努力钻研多年，精通中、西药制药。

有一次因为医生开错药方，病人吃了她做的药死亡。她的药没有问题，可是心里仍是无比难过。从此她除了继续研究药剂，便开始学习医术。

如果前世能有一个回春瓶，所有的药都不会有副作用，就算吃错药也不会导致病人死亡。

她感慨了许久，捧了一口灵水喝，入口有微微的甘甜，随后唇齿生香，她内心更加惊喜。

玉玉提醒道：“主人，回春药府百日，您所在的外面天地一日。”

李晶晶急道：“我二哥是个大胃王，半夜要喝两次奶。他醒了大哭，我娘一看我不在，肯定又急又担心。玉玉，你送我回去。”

她眼前一暗便回到了摇篮里，果然很快旁边的摇篮里就传来了李云霄的大哭声。

黑暗的卧室里响起贺氏疲惫的声音：“霄伢子饿了。”

李老实轻声道：“怡妹子，你莫下床，我去抱他。”

夫妻俩弄完两个孩子又接着睡下。

此时已过丑时，李晶晶非但不困，反而精神奕奕，琢磨着是喝了几口灵水的原因。

她想着玉玉说过的话，回春药府现在没有药草、药兽，要是制药，必须弄种子进去。回春药府里的灵水只有制成药丸才能带出来。

她比以前更加盼望着快点长大，制成抗疲惫的药丸给为家为孩子辛苦操劳的娘跟奶奶吃。

时光飞逝，转眼三年过去。

这一日秋高气爽，艳阳高照，曲家村曲族老族长的嫡长孙娶妻，锣鼓震天，热闹非凡。前来喝喜酒的族人加上外姓亲戚朋友足有六百多人。

老族长家的外院搭了戏台子，内院摆不下三十桌酒桌，就向隔壁的曲快手家借了院子。两家的院子同时开宴吃流水席。

曲快手家的院子里进行第二轮酒宴时，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吃得好好地，突然间一头栽在酒桌上不省人事。

胖妇人叫曲春，今年五十七岁，是曲氏的堂姐，嫁到小橘树多年，爹娘和两个哥哥都去世了，今日她特意带着六岁的小孙女来喝堂侄儿的喜酒。

她孙女小名花花，长得胖乎乎的，眉毛短眼睛细长，就坐在她旁边，吓得站起来哇哇大哭。

众人将曲春抬到了曲快手家的堂屋，赶紧把在隔壁老族长家吃酒的曲郎中叫来。

曲郎中给曲春把了脉，又翻看她的眼皮，问道：“春姑是不是喝了酒？”

花花呜呜哭道：“我奶奶喝了六碗酒。”

“春姑体胖年岁大，不能喝酒。”曲郎中直摇头，急忙给曲春扎银针，十几针下去，曲春只是手指微微动了一下。

曲郎中摇头道：“我们尽人事听天命，可叹还是迟了，春姑不行了，给她准备后事吧。”

李老实把这个不好的消息带回家，贺氏轻叹一声道：“天有不测风云，谁能料到哪天会降灾祸。她欢喜地来族里喝喜酒，谁料竟因贪杯丢了性命。”

李晶晶问：“是今年过年在舅爷爷家做客给过我压岁钱的春姨吗？”

李老实点头。

李晶晶抬头道：“娘，我想去舅爷爷家玩。”

她现在才三岁多，身高还不到四尺，总不能说要去给曲春看病。

李老实摇头道：“你舅爷爷家现在很乱，你莫去了。”

李云霄跺脚急道：“娘，去嘛！我要去玩！”

“你舅爷爷家今天人很多，娘不能去。”贺氏刚摇头，李云霄就张开大嘴哇哇地哭，她只有让李老实带着兄妹俩去。

李老实坐着木椅，让李晶晶坐在他腿上，眼睛追着李云霄担心他摔倒或是身体磕着桌子。

李晶晶伸长脖子往堂屋里瞅，花花大概感觉到背后有人盯着她，回头望去，见是三丈外的院子里一个穿着桃红色衣裤、皮肤雪白、模样似小仙女的细妹子，如同上次一样看傻了。

李晶晶心说终于回头了，忙叫道：“花花出来！”

花花犹豫了一下便走了出来，无助地哭道：“晶妹子，我奶奶要死了。”

李晶晶从李老实腿上跳下来，拉着花花的手到一旁无人的桂花树下，问道：“花花，你好好想想，你奶奶以前在家里有没有觉得头晕？”

花花想了一会儿点头道：“有。”

李晶晶又问了几个问题，觉得还是要亲眼看看曲春，就拉着花花的手进了堂屋。

李晶晶见曲春双目、双唇紧闭，心里已知是中风中的“闭症”。

她前世由药入医，医术没有药术高，但是也能达到在二甲医院中西科坐诊的水平。

她招手让花花在后面挡着她不被院子里的人看到，而后做了个息声的手势之后，给曲春把脉，最后叫花花翻开曲春的眼皮。

她可以确诊曲春除了脑血栓引起的中风之外还有心梗。

如果曲春只是中风，头一次发作时，曲郎中使用的针灸劲猛，完全能够弄醒曲春。

可是曲春同时发作的还有心梗，没有及时服用速效救心丸这类的药就会丢掉性命。

花花睁着疑惑的眼睛望着小仙女一样的李晶晶，刚才曲郎中就是这么给曲春看病的。

李晶晶怕动静太大，惊醒堂屋的两个曲族妇人，又拉着花花回到了院子的桂花树旁，跟她小声道：“花花，你想不想让你奶奶醒过来？”

花花眼泪始终未停，点头道：“想。”

李晶晶往花花的手里放了两粒药丸，道：“我给你两粒糖，你悄悄地进堂屋把黄色的糖放在你奶奶的舌根下面，把黑色的糖让你奶奶咽下去。”

花花嗅到淡淡的药香，摊开手掌看到掌心躺着两粒黄豆大的“糖”，疑惑道：“这是什么糖？我奶奶吃了能醒过来吗？”

李晶晶把花花胖乎乎的手合上，一本正经地道：“你别问了，重复我刚才说过的话。”

花花一心想让奶奶醒过来，就认真地复述了一遍。

“舌根在这里。”李晶晶张开玫瑰红色的小嘴，手指着舌根给花花看。

花花依葫芦画瓢张开嘴指着舌根，见李晶晶点头，这才闭上嘴巴。

李晶晶嘱咐了几句，最后道：“你奶奶醒来后，你千万不能把糖的秘密告诉她，也不能告诉别人。你要是说了，她就会跟这次一样发病。”

花花重重点头，就差发血誓。

李晶晶瞧着花花小跑回堂屋，心跟着提起来，看到花花踮脚给曲春喂了药，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的大哥李云青如今在太清观当俗家火工，每天负责给一亩药草圃浇水、除杂草，每个月包吃住，还有一百个铜钱。

她通过李云青弄了几十种药草种子、苗子到回春药府，让药兔种植。

黄色的“糖”是她在回春药府让玉玉制的升级版速效救心丸，黑色的“糖”是玉玉制的升级版解血栓丸。

她做这两种药是给爱喝酒吃肉上了年纪的舅爷爷预备的，谁想今天用来救了曲春的命。

花花紧张地守在曲春身旁，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不知过了多久，恍惚看到曲春的嘴唇动了，她连忙大叫道：“奶奶！”

曲春长长地吐了一口浊气，睁开眼睛，抬手拍拍哭得眼睛红肿成一条缝的小孙女，虚弱地道：“花妹子，我是怎么了？”

花花说话时眼睛望着地，道：“奶奶，你吃多酒了栽倒在酒桌上，曲郎中说你中风，给你扎了好多针，你就醒了。”

曲春喃喃道：“原来是堂侄救了我的老命。”

堂屋里的两个妇人从梦中惊醒，跑过来看曲春脸色没之前那么潮红，也能说话了，立刻朝院子外激动地嚷道：“曲春醒来了。”

老族长派儿子赶紧去请曲郎中来给曲春诊脉。

很快曲郎中下了诊断结果，曲春的命保住了，只要吃半个月的汤药，静心调养就能好。

李老实带着李云霄、李晶晶回家把此事说了，贺氏震惊之余替曲春一家人高兴。

几天后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太清观每年这一天的香火都非常旺盛，仅次于大年初一，李老实自是走不开，他替长子向观里的药道人请了两天假，早晨就让长子背着吃食回家。

九岁的李云青已在太清观当了两年的俗家火工，点烛、抄经、摘菜、洗碗、扫殿、晒经书等杂工都干了一遍，最后因为聪明不怕累干活踏实被药道人点名去协助药工种药草。

他每天早上跟着道士练武，伙食好油水重，身体发育得快，所以他个子已有五尺，比同龄人高半个头，看上去宛如十二三岁的少年。

曲家村口响起李去病兴奋的叫声：“青伢子！”

曾经李云青跟着李去病迎接爹爹，现在变成了李去病迎他。

叔侄俩亲热地勾肩搭背快步走到李家，曲氏、贺氏都出来相迎，对李云青嘘寒问暖。

李云青满脸是笑，脱下蓑衣，一边把包袱送到厨房，一边高声道：“观里的药道长对我还好。药工不藏私，将会的都传授给我。爹爹时常给我好的吃食。瞧我又长高了。”

药道长的脾气很差，制药失败就拿手下的药工、药童发火，李云青曾被他用饭碗砸过。

李云青不想把这些事告诉家人，怕他们担心。

李云霄从堂屋蹿到厨房，双手抱住了正在从包袱里取物品的李云青，用稚嫩的声音充满喜悦地叫道：“大哥！”

李云青腾出左手来轻松地抱起李云霄，亲了他脸颊一口：“霄伢子，你还记得哥哥。”

李云霄点头道：“记得。”

李云青笑道：“在家有没有听奶奶和娘的话？”

李云霄特别顽皮却从不撒谎，支吾道：“有时听，有时不听。”

李云青道：“我在镇里给你买了布老虎，以后你要听话。”

李云霄兴奋地接过布老虎紧紧抓着，咯咯地笑。

李云青余光瞧到厨房门口站了一个穿着淡紫色衣裙、皮肤雪白、梳着包子头的小小女童，心一下子就软了，笑道：“晶妹子快过来叫大哥。”

李晶晶仰视着李云青叫道：“大哥。”

李云青拍拍二弟的小肩膀，哄道：“霄伢子去堂屋玩。”

李云霄下地跑向堂屋，路过李晶晶时，得意地扬起手里的布老虎，还朝她做了鬼脸。

“就不叫你做哥哥。”李晶晶同时朝李云霄做个鬼脸。

她当女童久了，也有了童心，时常逗顽皮的二哥玩。

李云青走过来把李晶晶抱在怀里，亲了她香喷喷的脸颊好几下，在她耳边小声道：